



郑振铎 精品选

中国书籍文学馆 大师经典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他的散文题材广泛，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都采撷成篇，风格各异；心灵中的一缕思绪，凝于笔端，波澜顿生。而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又无不与大时代紧紧相连。因此，他的散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个性特征。

郑振铎◎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书籍文学馆 大师经典

郑振铎

精品选

郑振铎◎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郑振铎精品选 / 郑振铎著.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3

(中国书籍文学馆 · 大师经典)

ISBN 978-7-5068-3935-8

I. ①郑… II. ①郑…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06355号

郑振铎精品选

郑振铎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

责任编辑 赵丽君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 × 960毫米 1/16

字 数 296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935-8

定 价 39.80 元

出版前言

我国现代文学是指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思想、情感、心理的文学。是在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兴文学。其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以及结构组成等方面，都有新的创造。

我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人民的文学，集中表现为大大加强了文学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文学与进步社会思潮及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自觉联系，构成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点与传统。此时的文学，以表现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会人生为根本任务。

在创作实践上，我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彻底反封建的新主题和新人物，普通农民与下层人民，以及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式知识分子，成为了文学主人公，充分展示了批判封建旧道德、旧传统、旧制度以及表现下层人民不幸、改造国民性与争取个性解放等全新主题。也是通过这些内涵和元素，现代文学对推动历史进步起到了独特作用。

我们已经跨入21世纪，今天的历史状况和时代主题与现代文学的成长背景存在巨大差异，但文学表现人物、反映社会、推动进步的主旨并没有改变，在此背景下，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温现代文学的经验，吸取其有益的因素，开创我们新世纪的文学春天。我们编选《中国书籍文学馆·大师经典》丛书，精选鲁迅、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朱自清、萧红、夏丏尊、邹韬奋、鲁彦、梁遇春、戴望舒、郑振铎、庐隐、许地





山、石评梅、李叔同、朱湘、林徽因、苏曼殊、章衣萍等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正是为了向今天的读者展示现代文学的成就，让当代文学在与现代文学的对话中开拓创新，生机盎然。因为这些著名作家都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各种文学形式的集大成者，他们的作品来源于他们生活的时代，包含了作家本人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与思考，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具有永恒的魅力。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年1月

郑振铎简介

郑振铎（1898～1958），字西谛，书斋用“玄览堂”的名号，有幽芳阁主、纫秋馆主、纫秋、幼舫、友荒、宾芬、郭源新等多个笔名，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他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

1898年，郑振铎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少入私塾，他曾在广场路小学、温二中、温州中学就读。1917年，他进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学习。1919年，他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

1920年，郑振铎与著名作家茅盾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他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以及《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他旅居英、法。回国后，他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等。

1937年，郑振铎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他与著名作家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并出版了《鲁迅全集》，并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他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52年，郑振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3年2月22日，他担任中国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及学部委员。1958年，他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开罗访问，途中所乘坐的飞机在苏联楚瓦什境内失事遇难身亡。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文学研究方面，他是20世纪20年代初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其中著作包括《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版画史图录》等。

郑振铎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有《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散文集有《佻倭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化》和《蛰居散记》。

从郑振铎的文学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感情之深，其中《海燕》就是一篇思念故乡的作品。1927年，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他被迫远走欧洲，于是撷取了赴欧途中的一个生活片断，写了名篇《海燕》。他凭借对故乡的了解，用工笔的手法描绘家乡在万物峥嵘、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来的逗人喜爱的小燕子，任情地横掠斜飞，飞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旧巢安身。在这里，郑振铎从内心抒发了浪迹天涯的游子对祖国和故乡魂牵梦萦的思念之情。

郑振铎还为我国译介了许多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许多作品具有开拓性和启蒙性。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翻译理论，为我国翻译理论增添了许多宝贵财富。其中的译著有《沙宁》《血痕》《灰色马》《飞鸟集》《新月集》和《印度寓言》。

郑振铎对我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文学理

论方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他后来还进一步提出了需要“血和泪的文学”口号，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因此，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





目 录

1

— 散 文 —

我的邻居们	2
哭佩弦	5
唯一的听众	9
别了，我爱的中国	12
蝴蝶的文学	14
蝉与纺织娘	27
苦鸦子	31
宴之趣	34
离 别	39
海 燕	44
同舟者	47
黄昏的观前街	53
访笈杂记	58
北 平	67
秋夜吟	78
避暑会	82
山中的历日	86
塔山公园	91
不速之客	95



大佛寺	99
从清华园到宣化	103
张家口	108
大 同	112
云 冈	117
从丰镇到平地泉	134
归绥的四“召”	139
百灵庙	143
永在的温情	154
最后一课	161
烧书记	165
售书记	170
从“轧”米到“踏”米	174
悼夏丏尊先生	179
悼许地山先生	185
苏州赞歌	190
石 湖	193
昭君墓	197
包 头	201
春风满洛城	206
郑州，殷的故城	211



目 录

3

— 小 说 —

猫	218
风 波	222
书之幸运	230
淡 漠	241
失去的兔	251
压岁钱	260
五老爹	265
王 榆	277
三 年	287
五叔春荆	301
赵太太	311
汨罗江	320

— 诗 歌 —

我们的中国	336
我是少年	338
云与月	340
小诗六首	342
小孩子	345
为中国	347
回 击	349
生命之火燃了!	351



学馆

散文
郑振铎精品选



我的邻居们

我刚刚从汶林路的一个朋友家里，迁居到现在住的地方时，觉得很高兴；因为有了两个房间，一做卧室，一做书室，显得宽敞得多了；二则，我的一部分的书籍，已经先行运到这里，可读可看的东西，顿时多了几十倍，有如贫儿暴富；不像在汶林路那里，全部的书，只有两只藤做的书架，而且还放不满。这个地方是上海最清静的住宅区。四周围都是蔬圃，时时可见农人们翻土、下肥、播种；种的是麦子、珍珠米、麻、棉、菠菜、卷心菜以及花生等等。有许多树林，垂柳尤多，春天的时候，柳絮在满天飞舞，在地上打滚，越滚越大。一下雨，处处都是蛙鸣。早上一起身，窗外的鸟声仿佛在喧闹。推开了窗，满眼的绿色。一大片的窗是朝南的，一大片的窗是朝东的，太阳光很早的便可以晒到，冬天不生火也不大嫌冷。我的书桌，放在南窗下面，总有整整的半天，是晒在太阳光下的。有时，看书看得久了，眼睛有点发花发黑。读倦了的时候，出去走走，总在田地上走，异常的冷僻，不怕遇见什么熟人。我很满足，很高兴的住着。

正门正对着一家巨厦的后门。那时，那所巨厦还空无人居，不知是谁的。四面的墙，特别的高，墙上装着铁丝网，且还通了电。究竟是谁住在那里呢？我常常在纳闷着，但也懒得去问人。

有一天早上，房东同我说：“到前面房子里去看看好么？”

我和他们，还有几个孩子，一同进了那家的后门。管门人和我的房东有点认识，所以听任我们进去。一所英国的乡村别墅式的房子，外墙都用粗石砌成，但现在已被改造得不成样子。花园很大，也是英国式的，但也已部分的被改成日本式的。花草不少，还有一个小池塘，无水，颇显得小巧玲珑，但在小假山上却安置了好些廉价的瓷鹅之类的东西，一望即知其为“暴发户”之作风。

盆栽的紫藤，生气旺盛，最为我所喜，但可知也是日本式的东西。

正宅里布置得很富丽堂皇，但总觉得“新”，有一股无形的“触目”与触鼻的油漆气味。

“这到底是谁的住宅呢？”我忍不住的问道，孩子们正在草地上玩，不肯走。

房东道：“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这是周佛海的新居，去年向英国人买下的，装修的费用，倒比买房的钱花得还多。”

过了几个月，周佛海搬进宅了，整夜的灯火辉煌，笙歌达旦，我被吵闹得不能安睡。我向来喜欢早睡，但每到晚上九、十点钟，必定有胡琴声和学习京戏的怪腔送到我房里来。恨得我牙痒痒的，但实在无奈此恶邻何！

更可恨的是，他们搬进了，便要调查四邻的人口和职业；我们也被调查了一顿。

我的书房的南窗，正对着他们的厨房，整天整夜的在做菜烧汤，烟囱里的煤烟，常常飞扑到我书桌上来。拂了又拂，终是烟灰不绝，弄得我不敢开窗。我现在不能不懊悔择邻的不谨慎了。



“一二·八”太平洋战争起来后，我的环境更坏了。四周围的英美人住宅都空了起来，他们全都进了集中营。隔了几时，许多日本人又搬了进来。他们男人大都是穿军装的，还有保甲的组织，防空的练习，吵闹得附近人家，个个不安。在防空的时候，他们干涉邻居异常的凶狠，时时有被打的。有时，我晚上回家，曾被他们用电筒光狠狠的照射着过。

有一天，厨房的灯光忘了关，也被他们狠狠的敲门打窗的骂了一顿过。

一个早晨，太阳光很好，出去走走，恰遇他们在练习空防。路被阻塞不通，只好再回过来。

说到道路，那又是一个厄运。本来有一条道路，可以直达大道，到电车站很近便。自从周佛海搬来后，便常常被阻塞。日本人搬来后，索性的用铁丝网堵死了。我上电车站，总要绕了一个大圈，多花上十分钟的走路工夫。

胜利以后，铁丝网不知被谁拆去了。我以为从此可以走大道了，不料又有什么军队驻扎在小路上看守着，不许人走过。交涉了几回也没用，只好仍旧吃亏，改绕大圈子走。

和敌伪的人物无心的做了邻居，想不到也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和麻烦。

哭佩弦

从抗战以来，接连的有好几位少年时候的朋友去世了。哭地山、哭六逸、哭济之，想不到如今又哭佩弦了。在朋友们中，佩弦的身体算是很结实的。矮矮的个子，方而微圆的脸，不怎么肥胖，但也决不瘦。一眼望过去，便是结结实实的一位学者。说话的声音，徐缓而有力，不多说废话，从不开玩笑；纯然是忠厚而笃实的君子。写信也往往是寥寥的几句，意尽而止，但遇到讨论什么问题的时候，却滔滔不绝。他的文章，也是那么的不蔓不枝，恰到好处，增加不了一句，也删节不掉一句。

他做什么事都负责到底。他的《背影》，就可作为他自己的一个描写。他的家庭负担不轻，但他全力的负担着，不叹一句苦。他教了三十多年的书，在南方各地教，在北平教；在中学里教，在大学里教。他从来不肯马马虎虎的教过去，每上一堂课，在他是一件大事。尽管教得很熟的教材，但他在上课之前，还须仔细的预备着。一边走上课堂，一边还是十分的紧张。记得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里坐



着，见他紧张的在翻书。我问道：

“下一点钟有课么？”

“有的！”他说道，“总得要看看。”

像这样负责的教员，恐怕是不多见的。他写文章时，也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写。写得很慢，改了又改，决不肯草率的拿出去发表。我上半年为《文艺复兴》的《中国文学研究》号向他要稿子，他寄了一篇《好与巧》来；这是一篇结实而用力之作。但过了几天，他又来了一封快信，说，还要修改一下，要我把原稿寄回给他。我寄了回去。不久，修改的稿子来了，增加了不少有力的例证。他就是那么不肯马马虎虎的过下去的！

他的主张，向来是老成持重的。

将近二十年了，我们同在北平。有一天，在燕京大学南大地一位友人处晚餐，我们热烈的辩论着“中国字”是不是艺术的问题。向来总是“书画”同称，我却反对这个传统的观念。大家提出了许多意见。有的说，艺术是有个性的；中国字有个性，所以是艺术。又有的说，中国字有组织，有变化，极富于美术的标准。我却极力的反对着他们的主张。我说，中国字有个性，难道别国的字便表现不出个性了么？要说写得美，那么，梵文和蒙古文写得也是十分匀美的。这样的辩论，当然不会有结果的。

临走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还说，他要编一部《中国艺术史》，一定要把中国书法的一部门放进去。我说，如果把“书”也和“画”同样的并列在艺术史里，那么，这部艺术史一定不成其为艺术史的。

当时，有十二个人在座。九个人都反对我的意见，只有冯芝生和我意见全同，佩弦一声也不言语。我问道：

“佩弦，你的主张怎样呢！”

他郑重的说道：“我算是半个赞成的吧。说起来，字的确是不应该